

# 深化生态文明需要研究绿色消费

诸大建

清华大学成立有全国性的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有幸被邀请在学术论坛上作大会发言。我说,研究生生态文明有关绿色生产已经有很多深刻性的论述,相比之下对于绿色消费却缺少系统性的认识。为此在会上谈了下面三点看法,现写出来以引起讨论和思考。

一是为什么要深入研究绿色消费。一个基本看法是消费问题正在替代生产问题,成为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中需要日益加大关注权重的问题。可以用三个效应深化认识。其一是反弹效应,过去30年中国发展的物质强度和污

染强度在持续降低,但是物质总量消耗却在持续上升,这用绿色生产无法进行解释,原因在于非绿色的消费在增长,抵消了生产效率的改进。如果不注意强调绿色消费,未来十几年中资源环境问题的诱因会从中国制造侧转移到中国消费侧,出现所谓中国中产阶级崛起的环境问题。其二是下游效应,终端绿色消费提高的资源生产率可以超过绿色生产好多倍,所谓下游的消费物耗减少一分,可以减少上游的生产物耗十分、百分甚至更多。其三是行为效应,一般地,消费行为主要是

社会心理问题,因此需要把技术发展与社会发展整合起来进行更加精细的研究。二是什么是有关绿色消费的系统性看法。日常生活中有不少绿色消费的提法,例如空调保持在26摄氏度、开会不戴领带、为地球关灯1小时等等,但是这些做法的绿色含量需要分析,同时也没有理论上的深刻性。研究绿色消费,是要提供系统性的学理分析,区分各种似是而非的绿色做法,从而加强绿色消费的主动性。消费可以分为耐用品消费、消耗品消费、服务消费三种基本形式。其中,耐

用品消费的链条最长,可以用来说明消费效率由什么组成和有什么样的改进可能。耐用品消费的总效率可分为三个分效率,一是维护效率,以使用寿命衡量;二是服务效率,以使用频率衡量;三是满足效率,用满意度大小衡量。消耗品消费涉及服务效率和满足效率,服务消费主要涉及满足效率。所谓绿色消费,就是要让消费者的效用满足与物质消耗相脱钩,提高消费的资源生产率,即效用和满意度要实现甚至增加,而物质消耗不增加甚至减少。具体地说,就是要针对耐用品消费、消耗

品消费、服务消费的不同情况,分别提高消费中的维护效率、服务效率、满足效率。

三是绿色消费怎么做的。研究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可以发现有三条主要的路径,即提高绿色化的供给、提高物质生产的效率、减少对物质消耗的需求。前两者主要与绿色生产有关,后者主要与绿色消费有关。绿色消费,其动力在于社会心理变革。绿色消费有三个基本原则。一是从偏好质量低劣的短寿命产品到偏好精致耐用的高质量产品,所谓劳斯莱斯效应;二是从追求所有到追求所

用,因为物品分享和多用可以提高服务效率,如果一个家庭拥有许多同类的东西如电视机、汽车、住房等,其结果常常是闲置和低效率;三是从自我服务到服务外包,在外包者是专业化和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常常具有较高的资源节约效率。因此,系统性的绿色消费行为从高到低可以分出三个层次。以出行为例,用公共交通出行的绿色化程度高于租用他人汽车开车出行,而汽车租赁的绿色化程度又高于自己买车开车。(作者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教授)

## 卖官也标“明码”?

凌河

已晚谭

这篇小文,写的是卖官的“明码标价”,却是从一宗并不“明码”的“市场行为”说起——一年多前,也是在“已晚谭”,我曾写过《新〈官场现形记〉?》一文,里头讲了三门峡义市一个收啤酒瓶的小混混聂卫东,“买”了副市长后,在酒席上叹息“我准备了200万,结果只花了100万就办成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三门峡市的市委书记连子恒和组织部长李卫民“比赛”卖官,你卖一个,我也卖一个,为了畅销,不惜竞相降价,所以出现了随行就市的“市场价”,所以聂卫东这个“副市长”,原来要200万元,结果价比两家,100万元就搞定啦!

于是有人说,连书记和李部长这样“竞买”,把“市场”搞乱了,在有些官场,乌纱帽是有价有含金量的,你这样搞,不是把价格搞下去了吗?所以还是“明码标价”比较好,比较刚性,不让买家钻空子,比如近日披露的广东省公安厅交管局政委、汕尾市公安局局长马伟灵就比较好——马局长有一张卖官表,都是明码标价的,都是不二价,比如说,要买分局长一级的官,50万元人民币,如果是港元或美元也行,总之折合50万元人民币,而大队长或所长一级的小官儿,则一概港元10万,老少无欺,也没得商量。

其实明码标价地卖官的,绝非马局长一人,比如当过盟委书记又升了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的刘卓志,86次受贿,共计收受817万元,主要是卖官收入。刘书记卖官也有“价目表”,如牛志美升任县级的锡林浩特市市委书记,向刘卓志付了42万元人民币加3万美元,折合64万元人民币;某公司董事长张某人要当自治区政协委员,付刘卓志59万元;贾乘麟付了65万

元,官授锡林浩特市规划局局长,等等。

卖官的“明码标价”也好,“竞价甩卖”也罢,真的是把某些地方的官场当成了“市场”。已经落马的大老虎苏荣,说得再形象不过了——“我家成了‘权钱交易所’,我就是‘所长’,老婆是‘收款员’”。苏某卖官,什么人的钱都收,上至省级干部下到副县级,什么东西都要,既有巨额现金也有名贵字画、瓷器,连价值仅千元的小摆件也来者不拒,办成的收,办不成也收,还有收钱不办事、不给“官”的。这就不那么地道了,既要“明码标价”,就该“银货两讫”啊,所以苏某的妻儿,一直为这事跟他吵,要他为付钱请托者兑现,看来他俩倒是有一点“诚信”的呵!

当然也有老百姓,看了这些“价目表”,说买个官这么贵,不是划不来吗——南方的一笔交易,买个区长花了30万美元。其实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否则不会趋之若鹜。近日网上,就讲了个生动的故事,担任山东巨野县田桥镇党委书记的陈宜民,敲开县委书记刘贞坚家门,说要换届了,想当个副县长,留下一张10万元的银行卡。陈宜民凭区区10万元买到副县长后5年任期内,便贪了400万元,你说划得来划不来呢?所以贵一点,也要买。

卖官的“明码标价”,近期成了网上线下一个热点,也有饱学之士,说那张表“古已有之”——秦朝“缴粟千石,拜爵一级”,东汉卖爵授官,以致“天下贿成,人受其弊”,宋徽宗时,“斗量珠,便龙图;五千索,直秘阁;二千贯,且通判”,明中后期,“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那么这几个朝代,结局竟是如何呢?那是有史共睹的。所以说,卖官一节,曾在某些地方上行下效,几成风气,千万不可小看呵!

## 唯我独尊

任大刚

结舌者言

2010年退休离任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前市长汤爱军涉嫌犯罪案最近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他除了涉嫌受贿等问题,据媒体报道,在内蒙古官场,汤爱军有两个公认的特点,一是性格强势,二是喜欢搞圈子。汤爱军的强势主要表现在工作作风上,他很喜欢唯我独尊,很享受“一切我说了算”。

在呼和浩特市官场,汤爱军的强势还表现在他不怎么尊重其他主要领导。汤爱军在呼市担任市长期间,大包大揽,其他领导经常被搞得“尴尬”。

“唯我独尊”是个什么派头?前年10月《人民日报》一篇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的文章写得很生动:有的领导干部在介绍地理位置时,说“我的东边是某市、南边是某县”,等等,俨然有“溥天之下”之威;在介绍随行人员时,说这是“我的宣传部长”“我的国土局长”,等等,俨然有“率土之滨”之气;在介绍经济形势时,说“我的财政收入大增”“我的税收再获突破”等等,俨然国库是他家的。

这种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唯我独尊,从思想渊源上,可以上承韩非子。韩非子把历史上各种特点的大臣分为六类:

第一种是郎中官和左右侍从。他们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内心阴谋鸡贼,外表谨小慎微,用以表明自己多么善良;称颂远古的事情,把好事搞成坏事;善于操控君王,收集细微的意向,以便投其所好。

第二种是隐逸之士。他们见利不喜,临危不惧。有的把天下让给他他都不要,有的一遇劳苦屈辱就不愿接受官方的俸禄。见利不喜,即使君主厚赏,也无法勉励;临危不惧,即使君主重罚,也不能降服。

第三种是谄臣。如果君王采纳他们的意见,他们就会像师父一样,把君王当徒弟;君王如果对他们有一句话不听从,一件事不照办,他们就强力羞辱君王。他们豁出命等待君王的处理,即使家破人亡,被腰斩,手脚异处,也不畏惧。

第四种是结党营私者。他们结党营私侍奉君王,不走正道而大搞阴谋勾当,对上威逼君主,对下破坏国家安定,勾结外国势力扰乱国内政事,拉拢下属对付君王,做起来百无禁忌。

第五种是忠顺之臣。他们起早贪黑,行为谦卑,恭敬表达自己的心意;严格执行法律,整治好官场侍奉君王,给出好建议、通晓统治术却不敢自夸,立功成事也不居功;为了国家利益不惜家破人亡,为了君主安全不惜献出生命;把君王看得与上天和泰山一样尊贵,把自身看成山谷河床一样卑下;君王的美好名声广播国中,而自己仍能安于山谷河床一样卑下的地位。

第六种是见到蝇头小利就忘记法纪的人,他们埋没朝廷需要的贤良以蒙蔽君王,在百官之间挑起事端兴祸作乱;他们看起来一心辅佐君王,却一味迎合君王的欲望。他们只要能取得君王一点欢心,即使败坏国家残杀民众,也很容易干出来。

儒家两家的政治伦理,在对待以上六种大臣中得到真切反映。儒家对隐逸之士和谄臣多表达礼敬,对忠顺之人也多赞誉。而法家却大不相同,他们的评判标准只有一个——彻底的忠顺,因此其他五类大臣都该杀掉,以维护君王“唯我独尊”的地位。

唯我独尊的另一端,是没有任何自己一点看法和意见的愚忠,也就是奴才。在君王眼里,只有自己没有他人;在奴才眼里,只有君王主子没有天下。这种视野与格局,注定了他的胸怀之逼仄,低则为微末小利所累,高则行而不远,从古到今,无一例外。

## 一生只做一件事,冤不冤?

李泓冰

余烬录

歌余尘拂扇,舞罢风掀袂。人散后,一钩淡月天如水——梅葆玖的谢世,很多戏迷的痛楚是:梅家从此再无传人。

梅巧玲、梅竹芬、梅兰芳、梅葆玖,梅家的四代男人,拼尽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唱好青衣。男儿郎幻化的女娇娥,从京剧初创,袅袅地吟到今天,魂归离恨,相继歿了。这样的衣钵相传,堪称壮烈,仿佛是不容置疑的宿命,把他们的灵魂牢牢地钉在了舞台上。他们不是没有机会旁骛,梅兰芳多才多艺,书画不俗,收过文物,还喜欢打高尔夫,任哪一样都足以维持体面的生活;梅葆玖起小并不愿意沾唱戏的“玩意儿”,喜欢的是无线电、录音机,生性旷达,喜欢开好车开飞机,本是工程师的好材料,然而被父亲眼波一转,便生生地收回对红尘诱惑的万千眷恋,“好一似嫦娥下九重,清清冷落在广寒宫”,倾尽一生,殚精竭虑,只为京戏中那袅娜盼生姿、莺声啾啾的“青衣”……

他们的一生并不短,却只够做一件事,甚至漫长的四代波澜壮阔的生命,只够做成这一件事,冤吗?

男儿扮娇娥,其苦其难,可想而知,一生还错过了其他风景,挺冤的。

一生只做了文博研究一件事的王世襄,有句口头语:不冤不乐。梅家四代做成了这一件事,过程很慢,淡定从容,收梢很美,惊天动地。

四代人,薪火相传,学了一出再来一出,演完一幕又是一幕,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在他们和众多同行用生命堆叠的专注中,难登大雅之堂、

流连街肆码头的石牌调、二簧调,渐次升华为影响力遍及全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京剧从和杂耍比肩的“玩意儿”走向高雅艺术,被侮辱和轻薄的“戏子”,也庄严地成为万众景仰的博士、表演大师、人民艺术家。

看天下事,必有冤,始有乐。没有梅兰芳们穷尽一生的“冤”,何来京剧乌鸡变凤凰之乐,何来戏迷过足戏瘾、国粹美名传遍全球之乐?

眼下,工匠精神大热,梅家的“冤”,该是最恰当最壮烈的写照吧。

那么,用什么捱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冤”?是爱与尊重。

对观众,梅郎们当做衣食父母供养,没有戏迷哪有角儿啊,其尊重到了虔诚的地步,必须把玩艺儿唱做到尽善尽美。他们对京戏,对青衣,爱得庄严较真,生命的所有花朵,都只为这份蚀骨之爱而盛开。养鸽子为了舞台上顾盼生情,侍花草为了舞台上摇曳多姿,调音响为了踏准舞台上最恰到好处舞步,泼墨山水为了养出舞台上的浩然之气……

先冤后乐,如此人生,能说不圆满不丰富吗?

这个世界,每一件存世、传世的美好,背后都有一生只做一件事的爱、尊重与谦卑。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执着,让急功近利、投机取巧、三心二意、粗制滥造等精神与物质的垃圾纷纷走避,不攻自灭。左顾右盼,漫不经心,只会给我们的环境添脏、添假、添乱、添毒。

把每一件事都做成良心活儿,都做到极致,世界由是而清爽洁净、从容淡定,给老实人揽来人间知己,给民族留下雅精神空间,给个人开拓出雅生活的空间。

上苍算得刚刚好:一生,原来只够做一件事……